

想重读《竹林的故事》，找不到那本书了。去年整理书架还看到过，这回不见了，书报太多太乱。

记得初读废名《竹林的故事》。旧杂志发黄，翻开书页，依稀往日味道。是夏天的事，放牛的老者回来了，走在塘埂上，人与牛的影子倒映在池塘里，西天上了晚霞。土砖瓦房，屋檐下堆着柴火，门楣是一长条青石，暮色与竹韵一起，一个小男孩在门楣上坐着，小男孩是我。门前树影婆娑，树林外的竹窠群蚁乱飞。

出城一条河，过河西走，坝脚下有一簇竹林，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，茅屋两边都是菜园，十二年前，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，大家叫他老程。

废名落笔不事雕饰，平淡而真实，读出生之种种，沉痛处让人惊心。

我的记忆有竹林的味道。

我的记忆有竹林的颜色。

我的记忆有竹林的故事。

对于竹有种偏爱。大凡人喜欢一件物件，总有理由，像陶渊明“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”之类。我的爱竹，大概是天性吧，实在说不出什么道理来。行经竹林，听见竹声飒飒，两眼绿意盈盈，就欣喜得忘乎所以了。

老家岳西属山区，山里遍野松木，竹林也多。重重叠叠，密密匝匝望不到头。到近处看，有的修直有的峭拔有的苍劲，各得神采。

清明前后，一场场雨，春笋破地而起，从泥土里冒出来，从石缝间钻出来，从沙砾中挤出来。笋见风长，一日日拔高，不管不顾，几个月工夫，粗粗大大成一片竹林，绿得浓重葳蕤苍翠，那是生意也是自然。自然的生意，欣欣向荣，人看了心生欢喜。树林多菌，竹林有笋。挖笋与采蘑菇是风俗

画。满目葱翠中，挑挑拣拣寻觅冬笋，有乘骏马衣轻裘的轩昂。

旧宅前有片竹林，是我小时候的乐园。那块天地里，有野鸟，有家雀，更有郁郁青青一片阴凉。竹皮十分光滑，油亮亮作翡翠绿，摸上去冰凉舒适。风过时，竹叶沙沙响，像琴音，像蚕食。我们喜欢找一丛竹枝做窝，在上面静卧。有时还蹲上一根细竹顶，然后吊下来，双脚着地，再松手，竹子嗖的一声如飞箭般弹回。大人见了总要骂，说吊坏了竹子。每每慌忙中捡根细木棍子在胯下夹着，口中唧唧作马蹄声，逃也似的跑走。

夏日暑气正烈，常常和外祖母搬张竹床，放在竹林中小睡。仰面躺着，竹叶阻住了阳光，遮阳的大荷叶扔在一旁。不时吹来一阵好风，凉飓飓的，偶尔几丝阳光点点滴漏，经竹叶筛过淌了下来，青草地上洒满斑驳的碎影。外祖母早已沉沉入眠，我总是睡不着，心事幽远，转背看竹影，透过竹叶而下的光明灭灭。

到了夏天，人总贪睡竹床，清凉凉的，很舒服。到了晚上，家家户户搬出竹床，在星空下露地乘凉。

故乡人家竹器繁多，竹床外，还有拐杖、扁担、筷子、衣竿，种种竹篾编成的箩、筐、盒、席、凳、椅。春天时候，打来的野菜放在一个竹篮里，一种长方形的竹篮，叫作黄米箩。乡间小姑娘一手捧着黄米箩，一边捡拾着什么，有劳作之美也有艺术之美。乡农惜物，不少人家的竹器颇有些年头，触手世故而又温厚丰润。竹色像鸡蛋壳，薄薄一层暗黄是岁月走过的亮光。

竹器的使用，可远溯至上古。操作之

竹林的故事

胡竹峰

竹，起居之器，征战之备，不少即为竹子做成。古时削竹为筒，为书写轻便和防蛀虫，要将青竹火烤杀青，竹中水分如汗渗出，故又叫汗青，所谓丹心汗青。

古代大臣上朝拿的手板，有时也以竹片制成，且有纹饰，上可记事。王献之有斑竹笔筒名为裘钟，六朝齐高帝赐人竹根如意，皆竹之雅器也，非一般用具所能比。苏东坡“无竹令人俗”一句浩荡，后人说文竹中虚劲节，清高独介，堪比君子。竹无金银珠玉气，也和象犀之类迥然有别，文人雅士以此标榜，广做竹刻，笔筒、诗筒、香筒、臂搁、扇骨、笔洗、水丞、储盒、砚屏，甚至印章、簪钗也偶存竹韵。

民间有这样的话：虚心竹有低头叶，傲骨梅无仰面花。这是体察物性后所赋予的一种人格，君子如玉，君子如竹。竹之性，一直，二节，中空，故为雅器，多以其喻德。这是竹子的辩证法：正直才正大，有节得节操，中空喻虚心。处处是做人的道理，也是处世之法则。人间有道，官也好民也好，穷也罢富也罢，品行直，有节操，能虚心，自然长长久久。否则，虽高论惑人，愚弄一时，终非正途终非大道。

竹器里最爱臂搁与笔筒，竹色殷红，波磔刀口下有肌肤之感也有时光之叹。存得一小块湘妃竹片旧臂搁，刻竹枝竹叶，不知年代，无论刻工，却爱其清凉苍老，跟庄绶纶在香筒上刻雾鬓云鬟一样销魂。《竹人录》里记载庄绶纶年四十余不娶，绝无艳冶

之好，偏偏喜欢竹刻的美人。

湘妃竹又名泪竹，斑竹，我在湖南见过很多。竹斑朵朵如花，中央点紫，有晕，与芦叶斑点相似，颜色红褐，又如陈旧的淡墨。说是尧舜时代湖南苍梧山上有九条恶龙，常到湘江戏水，引发洪灾。舜爱民心切，赶去除害，劳累病逝。娥皇、女英二妃闻此噩耗，奔丧而来，伤心哭哭九夜九夜而死，血泪沾竹，泪痕成斑，化为斑竹，二人成了湘水之神，云纹紫斑的竹子自此称为湘妃竹。故事不必当真，后人喜欢湘竹，迷的也正是这古老浪漫的传说。

苍梧山现名九疑山，那年自山下经过，午饭吃到了山上的竹笋。不知道是不是湘妃竹之笋，怕是焚琴煮鹤了。洞庭湖君山岛上有湘妃祠，更多湘妃竹，竹木幽幽，有清凉气，又有古旧味道。自竹林下走过，心情常常飘忽。

竹器好，竹画更好。

竹画难画，难在脱俗。元人李衍认为画竹重要的还是枝叶姿态，一笔笔有生意，一面面得自然。说是四面团栾，枝叶活动，方为成竹。一笔笔生意一面面自然是大境界，得生意者失了自然，得自然者常常失了生意。

李衍可谓竹的知音，一生爱竹画竹写竹，他的《竹谱详录》我翻得熟。说竹生于石，则躯体坚而瘦硬，枝叶枯焦，如古烈士；生于水边的竹子性柔而婉顺，枝叶疏朗，是谦恭君子；生于土石之间的竹子，不燥不润，根干劲圆，枝叶畅茂，如卓尔有立的仁志之士。

徽州山坡上满满都是毛竹。马头墙外的乱石区，中立三五根竹子，比坡上竹瘦一点，有倔强有傲气。水边的竹子见得更多，

老家水域河河流塘密布，有竹终年长在水边，湿气太重，竹叶细小零落，远看隐然是儒士布衣。土石之间的竹子长势喜人，达五六丈之高，真个精神抖擞。

风雪雷电，有些树每每抵不住，或折枝或断根，竹却决然立着，故先贤常以其拟人。元人画竹之风盛行，到底心绪难平，借此寄情言志，泄胸中闷气，追慕汉风。

李衍之后，画竹者当数郑板桥。郑板桥以书画名，也工诗，仕途失意，难免伤时感事，心情低沉。幸好以艺养心，以艺遣性，以艺通神，笔下韵文音节始终谐美自喜，沉郁的心情于是坦荡正大通透，所谓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。郑板桥书画诗文筋骨，不移不屈，不失本色，深知竹子性格，才写得如此深切周到的颂词。

郑板桥一生以竹为伴，他家两间房屋的南面种有竹，新篁初放，绿荫照人。夏天，置小榻其中看书看竹，清凉自适。秋冬之际，破竹为窗棂，用匀薄的白纸上，风和日暖，冻蝇触纸窗，咚咚作小鼓声，片片竹影映在窗纸上，宛如天然竹画。故笔下画竹没有师承，多得于纸窗、粉壁、日光、月影中，为竹写神，以竹写生。瘦劲孤高，是竹的精神；豪迈凌云，是竹的生性。郑板桥一纸墨色，写尽了竹韵。文字也如书画，可以师承先贤，也不必师承。一生对照四季，找出春色，找出夏热，找出秋意，找出冬景，逐一消磨，可知艺无涯也。

去年山乡小住，农家小院一丛竹，上绕藤萝，结了三五只苦瓜，恨不得有郑板桥为之写生耳。后来到底请友人画了幅水墨，一竹、两柿，题“事事如意”四字。又自作题跋：斜风生冷露，轩幌浮松痕。心念一竿竹，此物最知情。

邂逅剪报大王

童孟侯

去听一个关于收藏的讲座，边上坐着一位白发老翁，他在我们俩共用的小圆桌上放着一个大背包和两本厚厚的A4纸大小的本子。一本上写“外滩”，另一本写“南京路”。我问他可以翻翻吗。他点点头。我打开“外滩”，立刻看到《新民晚报》的一篇报道及照片，那是肯德基在外滩的东风饭店开出第一家门店时人头攒动的场面。我说那是1989年的事，有三十多年了。他用手轻轻戳了一下我的腰说依讲得对啊。我问他贵姓。他说他是胡老师。说着点开手机屏幕上的三个字：胡国璋。我惊呼您原来就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剪报大王啊！

坐在他另一边的那位先生立刻问：您的剪贴本让我好吗？胡国璋沉吟片刻说：好吧好吧。那先生拿出两张100元把两本剪贴本抱走了，40年的心血就这样被取走了。

胡国璋是外国语学院毕业的，俄语专业，后来当了中学俄语老师。他一直对上海的外交有浓厚兴趣，悉心收藏这方面资料。他有一张1960年的剪报，那上面竟然登载上海各领馆和驻沪机构的电话号码，甚至还有总领事办公室的电话号码，弥足珍贵。后来，他就开始了他的剪报生涯，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搓麻将，不唱卡拉OK，不跳交谊舞，剪报成了他唯一的爱好，每天读报剪报时间长达三四个小时，分门别类，剪下夹妥贴好，装满了几十大箱。人家觉得枯燥，他却甘之如饴。

他的剪报专辑第一本是他的母校《上海外国语大学》，还有《孙中山故居纪念馆》《上海越剧院》《上海犹太纪念馆》《上海文



彩莲

汤青 摄

萃
李
克
友
书

化广场》《宋庆龄纪念馆》《郭达纪念馆》《上海仁济医院》《邹韬奋纪念馆》……本子非常厚，涉猎面非常广。有两大类有分支，比如滑稽戏是个大专辑，滑稽戏里的一个剧《石库门的笑声》是专辑里的专辑，这个小专辑不小，他收集到50篇相关报道。

胡国璋突然问我，那人100元一本买去，你说值不值？我心想怎么不值？不说其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，光算经济账也值，每年订阅十多份报刊，《新民晚报》一年360元，《劳动报》242元，《老年报》78元，《青年报》514元，《解放日报》432元，《文汇报》360元……光这6份报纸加起来就近2000元，下了血本的。

2021年，胡国璋把《石库门的笑声》剪贴本送给了滑稽演员毛猛达和沈荣海，人家还没有表达谢意，他就说谢谢你们坚持站在台上唱独角戏。

2022年，他向上海京剧院捐赠了他的剪报档案，时间跨度为70年，院长说一定

要让年轻演员了解上海京剧院的历史。

2024年，他向郭达纪念馆捐赠剪报集一本，内中有170篇各家报刊的相关郭达的报道……

他一改以往收集收藏收拢的习惯，开始往外送，对口赠。我说您年纪大了放着也没什么用（他87岁了）。他用手悄悄戳了一下我的腰说依讲得太对了。

我有个好朋友惠静也喜欢剪报，内容多为文学艺术。在她的那个群里，大家都叫她“档案科科长”。我因为要为《上海采风》杂志写“童言”专栏文章，时不时缺少素材，时不时信息得不到核实，我就到她那里去“啃”。我一直以为纸媒比网络上推送的段子要可靠得多，因为要正式付印起码要过三审！

开始订报读剪报的时候，往往是个人爱好，时间久了，有了积淀，它会突然爆发，显示出无可替代的功德，尤其是像胡国璋老人。

烟火“灶头”

马文辉

“灶灶”，放火柴、蜡烛等物，以防潮。整个灶台由下向上逐渐扩展，灶面由方砖砌成，伸出灶台约一虎口，灶台外形如花篮，故称为“花篮灶”。旧时，考究的人家在灶面上镶包木条；如今，农民多在灶面上贴瓷砖。

灶壁除通烟部分外，其余部分都充分利用。高处砌有“灶官”，又称“定福官”，供奉灶神于其中。以下空间可放置油壶、盐钵、酱瓶、醋罐。灶头上绘有色彩斑斓的图案，称灶壁画（灶画）。灶面以下部分，多用黑色或墨绿色绘上波浪形，再配各种花卉图案，烘托灶面。灶壁侧面大多题写“缸中多积水，灶后少放柴”“行善赐福，日进斗金”等字句。灶壁正面多绘凤凰、牡丹、荷花等花鸟吉祥图案，色彩绚丽，大红大绿，有农民画的特点。灶壁画也是由父亲绘的，图案总是前面几样，水平也一般，幸好乡人重实用轻外表，只要烧饭快不跑烟就是好灶头。那年轮到自家砌灶头绘壁画时，我想有点新意，便向父亲毛遂自荐，父

亲同意。于是便有了我人生第一幅壁画（也是唯一一幅）。记得我在灶壁上画了一匹奔腾的骏马，侧面写了“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全家致富日子好”的打油式对联，表达了中国农民快马加鞭致富奔小康的渴望。

灶上配套的器具有锅盖、铲刀、水勺、蒸架、笊帚等。有的人家还会在灶旁连个风箱。灶头烧的燃料都是就地取材——稻柴、麦柴、花苕柴（棉花茎株）、油菜秆、硬柴（树枝树根）等。因为松江地区以种稻为主，所以烧得最多的是稻柴，每年秋收后，家家户户都把脱粒后的稻草拖回家，堆成圆形稻柴垛，足用一年。

在“大集体”期间，大人早出晚归，忙于生产，一日三餐一般只有晚餐开灶起油锅，也就简单烧一两个蔬菜，偶然节庆来客添个鱼肉荤菜。早饭一般是淘茶饭（开水泡饭），伴以咸菜酱瓜；中饭烧一下剩饭剩菜简单应付。上小学时，我每天中午走回家吃饭，大人早已出工，母亲会把钥匙藏在门

边角落，灶头的发篋里给我热着一碗饭，盖着一个荷包蛋。有一次，母亲匆忙间忘了留钥匙，我进不了门吃不着饭，坐在门口哭了一会便饿着肚子上学去了。说起这事，母亲现在还觉得内疚。

灶头间最忙碌的时间是在过年前，先是“熬糕”，从早到晚连续蒸上十几锅，期间灶火不断，直至一方方亮晶晶、喷喷香的年糕铺满客堂间；随后便是准备年夜饭，烧八大碗一大桌菜，由母亲掌勺，父亲打下手，而我是烧火专业户，灶膛里塞满硬柴，火旺得像窑窑噼里啪啦响，脸也映得红红的……一家人忙里忙外，其乐融融。

时过境迁，老家早已动迁，城里的房子都通了天然气。没有动迁的农村也用了液化气或天然气，还留有灶头的农户为数不多。每每在农村看到灶头，总觉得分外亲切，就像遇到老朋友，更确切地说，像与一位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长辈重逢。从灶头烧出的饭菜里总能尝出熟悉的烟火味，并从味蕾中引出一幅场景：年轻的母亲在灶前炒菜，父亲在一旁切着笋丝，小妹看着锅里等待起菜……

不打扰是一种智慧

叶草

6月11日《人民日报》公众号有一篇文章《懂得“麻烦”别人，才是真正的高情商》，三段文字，非常简洁，三个小标题《学会求助，是一种智慧》《好的感情，都是互相“麻烦”出来的》《懂得“麻烦”别人，要掌握分寸》，我完全赞同。

业余工作中，常接触一些人，做一些联络工作。这些人大多知书达理，但总有几个“不知分寸”。

某一天，我刚巧在外地出差，开会进行中突然手机响了，一位同志发来三条微信，两张是我单位门口的照片，一条文字是：“猜猜我在哪里？”我合上手机，未作任何回复。想来，门卫会替我回复他，二是我出差正忙，无暇来和他寒暄。三是为这种小儿科式的问候有些恼火。说小儿科，是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，“有话说事说事”，不给人添无谓的烦恼，是麻烦别人时候的“分寸”，即使“好的感情，都是互相‘麻烦’出来的”，也经不起常常“不关山水”，不请自来。若真有事“麻烦”，我也定竭尽全力，但其实就是闲来无事，找人麻烦（接待）一下。第一次我请他来办公室小坐一下，第二次出于尊重还是请他来坐一下，第三次实在不愿被这样“无事接待”麻烦。或者至少提前问一下，在不在？空不空？

还有一位老年朋友有个特点，就是无论早上四五点他已醒来，还是半夜十一二点他还没睡着，他想给你发信息就发信息，且内容都是转发的“鸡汤”或者“逸事”，根本不是事儿。想打电话就打电话，从来不会顾及别人此刻在干什

么，白天更是随意，不得不让人对其号码进行“特别设置”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耍大牌，若是请他去出席一些活动，那必定是人没到电话先打爆。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参加活动，电话里清晰地告知在哪一栋楼，且门卫已经明确告知在哪个方位，他说找不到，非要该单位的领导到门口来接。同一个地方，第一次接了，第二次还要接，第三次还要来接。这种刻意“麻烦”，给很多人陡增烦恼。

不谈情商，单说成年人的理智，不麻烦别人，尽可能少打扰别人，这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。一个人的空虚、失落、寂寞、抑郁，不是打扰别人的理由，更不是求得关心安慰的挡箭牌。

但是，问题的核心可能会聚焦在老年人。对老年朋友的随意打扰如何对待？拒绝他？会不会遭到社会谴责？

从理性来说，业余时间除了工作需要的联系以外，其他我基本不管。但从感性的角度来说，有些生活上的困难也可以帮助，但前提是相互尊重。界限感要有。不要随意打扰别人，甚至过分要求、无理要求。

想起我外婆今年九十多岁了，外公去世二十多年，她至今一个人独居，生活自理，从不麻烦四个子女。外婆说，子女有子女的生活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我能做的自己做，做不了的子女也未必做得了，我可以出钱去请人做。事情尽量简单，减少环节，减少打扰的人。也说明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。情感、经济都非常独立，这样的老人也不多见，她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

另一则故事也一直记在心上，曾安排一位退休老师去一个地方参加活动，活动时间是中午十二点十分。这位老师叫了专车在楼下等候，十一点不到就出发，十分钟后就到了目的地。但因中午乙方联系人可能在食堂吃饭，联系不上，她硬是在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。其间，也没有和我这个甲方联系人联系。事后得知，这位老师午饭没吃便出了门，一双高跟鞋穿着还特别硌脚。我得知后，心里非常歉意，也问她：“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？”她说：“你工作这么忙，又是午休时间，猜到对方也在吃饭，看到电话肯定会回过来，我在外面多等一会儿没事的。”我对她的“体谅”连声说抱歉。想起她一直以来都特别照顾和体恤别人，虽然自己年龄也大了，需要别人多加照顾，但很少给别人添麻烦。在她身上，我读到的是“不打扰是一种智慧”。

“懂得‘麻烦’别人，不意味着随便‘麻烦’别人。”更何况，不打扰，更是一种智慧。